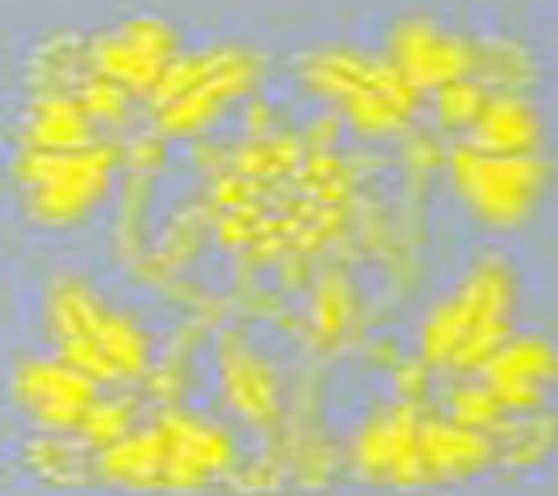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

散 文 卷



2

中国作家协会 编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太阳的故乡》	1
第二章 《辽西行》	26
第三章 《源》	36
第四章 《谐和难求》	62
第五章 《母亲之乡》	87
第六章 《感悟生命》	111
第七章 《草原·城市·风》	132
第八章 《灵鸟》	157
第九章 《基督对鬼神的造访》	181
第十章 《山韵》	206
第十一章（上） 《初识独龙江》	221
第十二章（下） 《初识独龙江》	234
第十三章 《妹妹的高贵》	257
第十四章 《藏历铁蛇新年手记》	278
第十五章 《真水无香》	302
第十六章 《难忘雪山》	321
第十七章 《寻找东西》	346
第十八章 《夏日云梯街》	365
第十九章 《相遇你那双刺着蓝蝴蝶的手》	390

第二十章 《丰碑》	412
第二十一章 《神秘的那恰罗》	435
第二十二章 《草原深深处》	482
第二十三章 《家书》	504
第二十四章 《秋天的燕子》	522
编后记	532

第一章 《太阳的故乡》

蒙古族 博·照日格图/著

蒙古族 伍·甘珠儿扎布/译

小时候，我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感到莫名其妙。

太阳从云蒸霞蔚的东南天际冉冉升起，不一会儿便定在了村南面的土丘上。是谁抛出了这一轮红彤彤的火球？它又凭什么在无边无际中那样安详自若？那秘密定是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

终于有一天，我们像是憋足了劲，要跑到太阳的家乡玩玩。

我们像一群吃饱了奶的牛犊，撒野似的一口气跑上土丘时，太阳却躲到了远远的沙岭那一头，红扑扑、胖乎乎的脸笑咪咪的，那样子倒有点像和我们捉迷藏。我们的狠劲儿给撩拨起来了，于是又追到了沙岭上。然而太阳又躲到了另一座沙岭上，一闪一闪朝我们挤眉弄眼。

我们大汗淋漓，喘着粗气，躺在阳光里，谁也懒得说话，仰望着这个解不开的大谜团。

过了那么一会儿，我们这帮里的“孩子王”，外号叫“光头将军”的小子，对谁不服气似的翻身坐起来问道：

“你们有没有胆量？”

“有胆量又怎样？”

“有胆量我们继续追！”

“追，追！”我们给激活了，纷纷跳将起来，捋胳膊晃膀子活像摔跤能手。

太阳还是不近不远、不紧不慢地挪动，那金红色的光圈像调皮的马驹儿抖落它的鬃毛。

乌力吉木沦河绕过丘陵，淌过旷野，默默地奔流着。哦，看看，太阳在那儿，在河水里飘游，河面上溢出赤、橙、黄、绿涟漪，如柔动的彩虹。我们被这奇异的景色迷住了，正想跑过去，太阳却抖着身子轻爽地走出水面爬上了河边的一棵翠柳枝上。翠柳青靛靛的树冠顷刻间筛射出千丝万缕的阳光，醒来的小鸟们飞来飞去地和太阳玩儿呢。

我们的兴致又给挑逗起来了，小鸟般欢叫着奔向了太阳。

“赶到那里，把手搁在上边看看，不知有多热？”

“准比爷爷的火盆子热！”

“太阳的故乡净是金子。金房屋，金车马，金院落，金箱柜……”

我们这一帮里，没有一个是背过书包的。只有“光头将军”和我秋后才有希望上学。不过，放牛犊我们可是行家里手，把牛犊赶到嫩草地，我们便没天没地地争论起来。刚才一个说太阳的故乡奶皮子、奶豆腐准是最多最多时，“光头将军”却自以为是地喊开了：“不对！太阳的故乡净是奶油，奶油最多！”听着他们的吵闹，我想起了阿爸讲的故事。

……噢，太阳啊，也是个小孩子。他头戴金盔，骑着配有金泡钉、银镫子的枣红马，在碧绿的原野上往返奔驰，所以天底下才这样亮亮堂堂。太阳的学校金碧辉煌，书包是金子的，笔是金子的，连写的字都是金子……每天早晨，妈妈从红绸被窝里叫醒他，让他去上学。送走了太阳，太阳妈妈就赶着雪白的羊群到那一边水草丰美的草场放牧……

听着阿爸讲的故事，我心里生出许多遐想，这虚幻缥缈、金碧生辉的太阳的故乡不知有多美！

当我们又追到一座丘陵顶上时，太阳依然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缓缓地、一点一点地往上升腾着，并用他那摸不着的金针直刺我们的眼睛，好像在说：有人说谎，你们受骗了！

我们无望地回头瞧了瞧，村子的轮廓依稀难辨，只是绿茵茵的一片。这时候谁也不愿吱声了，四野静悄悄的，只有那蝈蝈怕是被太阳晒昏了头，在草丛中无精打采地说着些什么。

越过向阳的丘陵小径，走来一位银须飘飘的老翁。他手中舞动着蝇拂，酷似阿爸讲的故事中的长者。我们呼啦一下子围了过去。

“老爷爷，老爷爷，太阳的故乡在哪儿？”

老者愣了一会儿，看了看我们，又望了望太阳，笑道：

“噢，太阳的故乡嘛，说是很早很早的时候，他和我们是一个家乡呢！就为这，人们才叫我们‘蒙古蒙古’的，意思是永不熄灭的火！”

老人捋着长髯，呵呵地笑着走了。

“啊哈，太阳是我们的，太阳是我们的！”我们高兴得什么似的，手舞足蹈起来。

老人回头瞧了瞧，很惬意地乐着说道：

“孩子们瞧，太阳正奔你们走来了，想和你们玩呢！你们就在那儿等着他吧！”

老人指了指高高的丘陵。

我们如梦初醒，又呼啦一下子爬上了丘陵。

太阳果真从那一边丘陵姗姗地、一步步地走来了。叶子上、花蕊上都有几个小小的太阳。天变得格外明亮，四周寂静而空旷。

不一会儿，一块云彩慢慢飘来便横在了太阳的路上，顷刻间天变成灰暗暗的，我们纵身跳起，跺着脚，异口同声地骂开了：

“狗，癞皮狗！”

“鬼，魔鬼！”

骂了半天，那块云彩好像没有听到似的挡着太阳。

还是“光头将军”机灵：“来，我们唱歌，听到我们的歌声，太阳准会把魔鬼撵走！”

于是，我们放开喉咙唱开了：

太阳太阳走近些

太阳的阴影躲远些

亨——亨——亥哈来

布金亥——陶儿

想必是听到我们的歌声，太阳的精神抖擞起来了，他用那金光闪闪的长剑斩断魔鬼的腰身，落落大方地向我们走来了。

“啊哈，战胜魔鬼了！”

“哦呵，我们的太阳胜利了！”

听到我们的欢叫，太阳和我们愈加亲近了。浑身感到燥热。

我们坐在老榆树荫下，不知不觉被一窝繁忙堆土的蚂蚁给吸引住了。不知过了多久，当我们蓦然抬头时，太阳已经来到了头顶上，白炽炽如脸盆那么大，无数个铜丝儿透过葳蕤的枝叶直逗我们。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太阳。

“世上什么最美？”

“太阳！”

“不，太阳的故乡！”

“……”

我们都知道太阳美，太阳的故乡更美。但是，究竟是怎样的美，却怎么也猜想不到。

……很古很古的时候，蓝莹莹的天空无比晴朗，绿油油的草原分外辽阔。天上飘浮着朵朵白云，地上开放着各色鲜花，清风吹来，草浪中牛羊悠悠漫步，随着蒙古包天窗升起的袅袅炊烟，悠扬的马头琴声时高亢，时低婉，飘荡四野。人们穿戴的是金甲金盔，神马拉着金辕、银围幔的大篷车，车上高高飘扬着天青色的大旄，大旄下太阳正襟危坐，周身红光耀目，鲲鹏在头顶展翅盘旋，凤凰在左右婆婆起舞……

我把阿爸讲的故事，和那一位老爷爷讲的故事捏糅在一起，添油加醋地向伙伴们吹了个天花乱坠。唬得他们眼睛都直愣愣的，个个只张着嘴“啊啊”地听着。

“啊呀！太阳的故乡真是太美了！”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是，是真的！”

“那我们也想想，每个人讲一个太阳的故事！”

“好，好吧！”

当我们在幻想中沉迷之时，太阳却慢慢地、静静地移向了西北天际。

我们纵身跳了起来，都聚拢在一起默默地眺望那遥远的天边，恨自己不该只顾讲故事而叫太阳从身边偷偷溜掉。

太阳依旧在寥廓的天宇悄然无声地姗姗走动。炽烈的光亮明显地柔和起来了，并用冷语笑话我们：你们这帮粗心的家伙，真不顶用！

“太阳这回真的回他的故乡了，快追！”

“追，追！”

我们向着西北方向，疯跑起来。

越过了一个又一个丘陵、一个又一个沙包，累得我们满头大汗，口渴得喉咙像着了火，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但是，依然有一个飘飘忽忽的希望激励我们，太阳像是等我们、召唤着我们……

我们终于爬上了村前头的小土丘。

然而，眼前的景色使我们惊呆了：一片林莽与天地交界处，早晨见到的那一领偌大的红绸被子又满天满地地铺开了；太阳依着树梢轻轻滑落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浑圆而通红。真可惜，眼看着就要追到了，却一点也跑不动了。

我们比丢失了一头自己最可爱的牛犊还惋惜和着急。饥渴，劳累，满心的失望伴随着暮色黄昏向我们压过来。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马上回家，却爬上了丘陵顶端的一堵旧墙垣上。是啊，哪怕瞧上一眼太阳的故乡呢！

红艳艳的太阳离地面贴得很近，像个乖孩子正悄悄地钻入红绸被子里，漫开的霞光正慢慢收紧，大人们讲的所谓黄金搭就的村屯院落却连影儿都不见。不一会儿，红光烂漫的被子幻影般地变换着，粉红、紫绛，再而白、蓝、褐，最后变得无影无踪，映入我们眼帘的是遥远天际那影影绰绰的轮廓了。万物均融入暮色苍茫之中，森森然四周一片岑寂。而我们却空空落落地留在这土丘上。

我们像跑尽了气的皮球一样心里空荡荡，怅然然的，就不约而同地一屁股坐在地上。

村子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片嘈杂声断断续续地灌入我们的耳朵。不一会儿，走出十来个人，直奔我们跑来。

说不清是饿，还是累，抑或竟日价追太阳，最后却落空而受的委屈，见到阿爸、额吉们后竟嚎啕大哭起来了。

“你们几个都跑到哪儿去了？”

“呜——呜——找……找……太阳……的故……故乡……呜——呜——”

阿爸听着我们的哭诉，起初眼睛直眨巴，后来竟放声笑了起来：

“都别哭了，孩子们，你们已经找到了太阳的故乡！”

看我们将信将疑、左顾右盼，阿爸拿出平时讲故事的那种满脸郑重的样子说道：

“今天夜里你们都能做个好梦，明早一起身就会发现太阳就在我们的家乡！”

然而，那一夜我却失眠了……

《掉入心湖的蓝眼睛》(外二章)

蒙古族 巴·那顺乌日图/著

包玉文/译

大青沟，你这漫漫沙丘中的绝色美景——

你是科尔沁草原上丰姿绰约的少女盼顾生辉的眼睛。

长长的睫毛下脉脉含情的双眸轻轻一笑，便使红色含羞，绿叶频摇，涌泉喧嚣。生活的欢娱把你缠绕。

大青沟，你这浩浩沙海中的绝代佳人——

你是科尔沁草原上妩媚娟秀的少女柔情似水的眼睛。

你把绿色注入生命，你把春意融入心中。嫣然一笑，便是色彩浓浓、风景幽幽的挂图。远近的人爱慕你的花容，拽出一颗颗滚烫的心，放在你的掌中。怀着世上最美好的祝愿，和你一同守护绿色之梦。

大青沟，你这茫茫戈壁上的绝世英豪——

你是科尔沁草原上羞赧腼腆的少女蔚蓝色的眼睛。

喧闹的银流

银浪喧闹的乌力吉木仁河横穿我神圣的故乡。

起舞的银浪把心中的欢歌奏响。

昔日的歌声中充溢着威严和雄壮，竖起的翅膀扇醒了沉睡的山岗。

琴弦弹响搏击生活的乐章，豁亮的胸膛呼唤水草丰美的牧场。

这歌声融入沙丘、山梁，在阳光普照的尘世间回荡。捧出一掬热泪唱给恋人，美好的生活充满希望。

追寻你往昔歌声盘叠的足印，贴在你碧血荡漾的胸膛——

无底的深渊空抛银浪，生命之歌渐逝激昂。

纯洁的心灵惊奇地谛听：

岸边的野草和稀疏的荒蒿……嘶哑的嗓音哼唱着变味的曲调还引以为自豪。酒宴上沉醉的生灵枕着歌声酣睡不醒……想起这些怎不令人扼腕哀恸？雄壮的古曲毕竟记载着过去的光荣！

新的时代需要新歌的诞生，让我们在这里侧耳倾听：

源源流淌的乌力吉木仁在河床里积蓄古歌的营养，正谱写着新生活的乐章。

银流飞舞的乌力吉木仁河湍流激荡。

新生活的旋律扬起银瓣的波浪，涛声中灌进汽车的喧响、畜群的欢唱和火箭升空的闪光。浪花上飘逸着鲜乳的芳香，时代的强音开始唱响！

啊！让我们在这里侧耳倾听：

喧闹的银流越过大自然的沟壑，水草丰美的牧场呼唤圣哲的思想。

澄润的心永远年轻

德格罕山，炫耀着年轻的颜容。人们惊羨你那葱茏苍郁的不老生命。

绿叶青翠的秀发任时光荏苒不曾落霜。

绿霞辉映的脸庞历岁月沧桑不曾褶皱。

千百年的光阴已经流逝。平和富庶的德格罕山枕着绿野，擎举蓝天，还是那样雄健。我的心，情不自禁，牢牢被你挂牵。

你在大地的怀中耸立，久远的历史不曾让你沉醉。你身披耀眼的朝晖，奋起男儿的神威，还是那样年轻。我的爱情情不自禁，紧紧被你攫取。

那么——

献出一片爱心，日夜思念你年轻不衰的枝干上含笑摇曳的绿叶，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美丽的德格罕山——

回望你绚丽的枝头已挂满爱意，你的爱能否赐与我的朋辈？

思绪似漫无际涯的宇宙。

理想是没有渡口的大海。

在水肥草美的故乡盘腿而坐，青青的罕山你舒展希望的身影。你是一条铮铮铁骨的硬汉，青春的笑声环绕道道山梁。

看啊——

福禄的神灵佑护着故乡的山水。

绵延的恩泽浸润着亲人的心扉。

德格罕山，点缀着满月般皎美的故乡。

聪慧的心中已点燃希望的火炬，顽强的生命中永葆你坚韧的伟力。

《西昌的忧郁》

彝族 俄尼·牧莎斯加/著

卖土豆、燕麦面的彝族女人

她从高山上下来。

她蹚过河流而来。

她来到这个地方，出售她背来的东西，有土豆，有燕麦。

她出售土豆、燕麦，就卖几角钱至多两块钱，物价便宜，像她的衣裳她的劳作她的梦幻一样，她只说：“拿去！我卖这个为了儿子，为了儿子的学费才到这里来卖！”

我想象得出，那是大凉山的一个旮旯，安居着一个彝人的家，她就是那屋里的主人。

我想象得出，她的儿子见到母亲时的情景：儿子看见母亲卖土豆、燕麦回来，儿子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空空的背篋和口袋，眼睛里含满激动的泪滴……

我想象得出，她的儿子问她口渴了没有，他拿着葫芦瓢给她舀水去了。末了，他对母亲说累了就好好休息，他在为母亲烧火做饭，他

在为母亲……他哟他，他是可能当干部的哟，他是可能当医生的，他是可能当解放军的……只是现在还在母亲翅羽下。

我更想象得出，她哟她，她为儿子的作为感到舒心，她望着儿子，她没有忘了她明天还要去赶场。于是，她深情地望了望儿子，又去忙她的事……

她从高山上下来。

她蹚过河流而来。

我的向往，凝聚在这个卖土豆、燕麦的女人身上，久久不愿离去，久久地。

屠宰场

我认识一个屠宰场的老板，说起来他还得喊我爷爷，彝人的亲缘就是这样：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在一起总能成亲戚，没有不沾亲的人，这亲戚只是相隔得远近而已。

说起这个人，他曾经为我拉来——过年猪，他说他跑遍了山山水水，搭乘一辆马车、一辆汽车，确是给我拉回来了。

如今，我妻子带着女儿离开了我，我又是单身汉了，流落街头，无人问津。

我是不知道我妻子她为什么要离我而去，大概是为了钱，大概是为了有新欢，大概……大概什么都不为。啊，我的心里确实七上八下的！

回想我与妻子，那是共过患难的呀。

为此，我又去找他，没有提起这件事，没有说是为了啥事而做毕做毕，由毕摩做法事。，他就拿一个小猪儿给我。

一说出来，他二话没说就答应给我找个小胖猪儿来，为我做毕时用。

说起这个人，说起小猪儿，他的信誉是第一，他的小猪儿是最好的。

就在屠宰场，他开了一个门面，他经营的是屠宰的一切，说小胖猪儿只是一种业务，其他还如绵羊、山羊、牛……都宰的。

他为了儿孙，在这个城市边缘扎下了根！

在滨河路的屠宰场。

杀猪宰羊的屠宰场。

三角梅

三角梅。

盛开在西昌市的城墙、院墙边、阳台上……

三角梅，开红花、呈三角状、三朵花蕊，要说什么我也不明白，老人这样叫我也这样叫，少男少女这样叫我也这样叫，大人小孩这样叫我也这样叫。

我的向往置身在其中，遥遥无期，不能自拔。

像撵獐子的猎狗一样，像耕地的农夫一样，像少女恋歌入迷一样。

三角梅哟三角梅，你难道说是 M 的音吗？

这最后一个字的发音都是 M 的音。

“移花栽木桂花香”，这桂花又在哪里？我实在是找不出来，我，还有我的女儿都在她们之中的啊。

无论说什么她也不信，你看我的目的就是很简单，我，还有我的女儿在她们之中。

三个字？最后一个字发音都发的 M 的音。

三角梅哟三角梅，你说我怎样办？

我栽下你，就让她们可以回到我身边了吗？

我栽下了你，看你红花开得鲜艳，你只呈三角状、三朵花蕊，红了我的院墙，红遍整个西昌城。

我像农夫，像个猎人，像少女一样爱你爱得入迷。

昨夜，我梦见多年前的老朋友

“你好！”近二十年都没有你的音信，你突然来到我梦中，梦中的你就是笑，就是笑……

你突然闯入我梦里，事先没打招呼，你来我梦里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问我这几年活得好不好，还是其他原因？

我只能对你说，这几年我生活得好端端的。

要说哪样事情不如意，就是生活充满了戏剧色彩，真的，我从心里对你说：一半是假的，一半是真的。

要说哪样事情不尽意，就是生活充满了难言之苦，我从心里对你说：一半需要伪装，另一半需要的是诚挚。

你说是这样的吧？是这样！

而我娶妻生子了，你也肯定是嫁人了。

中学时的同学啊。

你出现在我梦中，你鼓励我什么呢？我可是想都没有想你的啊，你这样来！

你鼓励我什么呢？是生活就得要敢于闯，敢于面对现实，敢于以成败论英雄！

你说我怎么这么不自信了呢？记得你不是这样子的嘛。

人活到中年了，中年突然霜降却是难免的。

尽管这个样子了，我还是对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充满信心。

啊呀，感谢你哟感谢你，使我懂得了一时难以琢磨透的人生真谛。

近二十年来，你算是我的老朋友了，从和你同学时开始，从今天开始，从我的梦醒过后开始。

牛筋草

你使得我难以治愈的疑难病治好了，眉宇间、额头上、太阳穴旁，都起了一个包，喝了你却都不见了，都烟消云散了。

想不通事情，才这样在脑壳上起了包。

想不通的事情有没有呢？肯定有，肯定有。

我拿着你，牛筋草：煮清汤喝，就只用一把火，然后把你装入一个事先准备好了的盅内，用火慢慢地熬、慢慢地熬……熬出你的特色，然后等你冷却了，我就只把你熬出的汤喝下去。

你的根可以入药，你的杆杆可以入药，你的叶子也可以入药，你全身都是宝啊。

牛筋草啊，牛筋草，我从此不怕谁给我宰牛宰羊了。

牛筋草啊，牛筋草，我逐个打听了所有中药铺，可是我没有打听得你能够显身的处所，他们连你的名字都听不懂。

我想啊想，在故乡的山坡上生长着的你，我要找你，可你就怎么如此难找呢？我就邀请六弟回去找你，在故乡的山坡上找你，找你……可是，至今他都还没有找来哟。

我想啊想，还是我自己去算了，自己去把你找回来算了。

我打点行装，我买了50斤酒，外加10斤水果，准备回去在生我养我的故乡去找你。

牛筋草啊，牛筋草，在西昌市，我可没有找到你呀，牛筋草。

捡拾垃圾的彝人

用一双黑黑的手，在垃圾桶里乱翻。捡拾垃圾的彝人，你在找什么来着？

黑黑的手，有男人也有妇人的，但他们都是黑黑的矮矮的瘦瘦的。

我看见你在垃圾桶旁，旁若无人地掏出奶喂你的孩子，然后逗你的孩子——婴儿在玩，婴儿在你手中咯咯地笑，笑啊笑。

你肯定以为我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是这样的人你才这样做的，谁叫我们身上都穿满无关紧要人的服装。

你从哪里来的？你有没有兄弟姐妹？你有没有父亲母亲？从历史上说来，你肯定错了；在现实之中，你肯定对了。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压根就没有敢于问你。

我看见一个老妇人走了过来，扔垃圾的，你抛下刚才还在你怀里吮奶的婴儿，和一群孩子一起一窝蜂地赶过去，四处寻找……

你找什么呢？找金子，找银子，或是找换得一点点钞票的东西，几角钱的东西。

你知道你为什么落得这个地步，除了你的父亲母亲有责任以外，你想过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吗？你的回答：是的，是这样子你才这样做的！

你说地里种出的东西还不够糊口的啊，还不如这样捡拾垃圾过活哪。

我被你说得想了很多，却想不出对待这种现象的办法，只记得一双黑黑的手，然后还是捡垃圾的黑黑的手。

酒鬼

是谁又把我吵醒？酒鬼。

是谁又在吵闹？酒鬼。

是窗外，是一条不大的胡同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

我分析：他们是一群见不得人的醉鬼，不在大门边，不在明晃晃的灯下，不在房室里……

又是狗肚子装不了二两油的人，又是不如酒清澈的人，又是不知东西南北的人，又是不顾及他人的休息时间的人。

我起来，走到窗口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人。

这么一看，却勾起了我自己的一段往事，历历在目的一段段往事。

我反省自己，自己在醉后可能像这样，不知天高地厚地大吼大叫，不知姓名地狂嘶滥叫。

我反省自己，还是小女儿说得对：爸爸，你就是不听话，你干吗要喝酒呢？

啊，凯西，我怎么忘记你了呢？你的谆谆教诲还回响在耳边，我等于是在做五岁的你的学生哟；本来你应该听我的，可现在是我听你的；给你起名字的时候，我跟你母亲商量后才定下来的啊，凯西，凯西，在西昌市凯旋起来的嘛！还有就是你的卦象在西方。

凯西，凯西，在西昌市凯旋起来哟，我怎么就忘了还有一个热望呢？

这么一想，我就不喝酒了，我把酒杯酒具砸碎了，我把剩下的酒全部清理出门去了。

你何时回来哟，凯西，你连同你的母亲！

我已不是酒鬼了，不是酒鬼了。

第二十七章

《到热河去看云》

苗族 龙宁英/著

一

热河，应该是一条流淌着热血的河吧？很小的时候，我就固执地这样想。

每次我听大人们说唱石三保故事的时候，是坐在秋夜的院坝里，好多人聚在一起听 bad jangs sead(歌手)唱歌。天上挂着一条白茫茫的银河，远远地遥望，天上的银河凉凉的，含着深深的秋意，没有云朵。而我希望看见云朵，因为每次故事结尾的时候都说，石三保化作了云朵，在一个叫着热河的上空飘呀飘。

我望着银河，望得眼睛发酸，于是低下头，闭上眼睛。这时候就会看见一朵奇怪的云从眼底升起来，蓝蓝的静穆的云，飞进老祭司的香炉中，再从香炉里飞出来，顺着寨子前的古枫缭绕着盘上树梢，一会儿就把整个树冠缠满了。红红的枫叶，蓝蓝的云烟，那种美简直到了极致；忽然有风吹来，枫叶忽地纷纷落下，在地上聚成一条热热的河，血红的颜色不停地向前涌动……这就是一个从没有出过寨门的苗家孩子想象中的热河了。

我想，我长大了一定要去看那条热河，还有热河上空的那一片云朵。

今年秋初，终于成行。

上路的那天，我在寨头碰见了老祭司，他站在古枫树下一动不动，就像一柱竖了许多年的岩头，一直在那里等待我的到来。他手里拿着一个竹筒，这个竹筒除了老祭司，寨子里谁都没有。我知道竹筒里装的有一条系魂布，苗语称 ndeib zhongx ndeib zhongd，我们全寨子所有人的魂魄都系在上面，包括去世的和没有去世的，还有我们的列祖列宗。有了这条系魂布，无论你走得再远，都能回到故乡来。老祭司双眼定定地望着我，仿佛要看穿我的灵魂，我心中充满惶惑地和老祭司对望，我想他一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但他的嘴唇嚅动了好久，才举起竹筒对我说：“ndeib zhongx ndeib zhongd。”

我有点不解，“是系魂布啊。”我说。

“系魂布上没有云的魂魄。”老祭司再次把竹筒举到我面前说。